



清凉一夏
——江西·永丰——
黄小红 摄

一招一式 润物无声

我家有个不大不小的露台,朝东,清晨第一缕阳光总是先落在那里。自从搬进这个新居,我每天六点半准时推开露台的门,伸腰、踢腿、慢跑几圈,再打两遍简化太极。起初只是为了活动筋骨,后来渐渐成了一种仪式,仿佛那二十分钟的吐纳,能把一天的浮躁都呼出去。

儿子那会儿刚上初中,对闹钟深恶痛绝,却对我的晨练颇有兴趣。他不练,只爱趴在露台门框边上看,像个小监工。我踢腿时他数数,我打太极时他模仿我的“白鹤亮翅”,姿态夸张得让我忍不住笑场。我也没在意,只当是父子间清晨的一点默契。

可日子一长,我发现了问题。儿子看我的眼神越来越“挑剔”,有时我偷懒少跑两圈,他便在我身后报数:“爸,今天才八圈啊,昨天可是十圈。”我摆手说累了,他就撇撇嘴,不再说话。更让我难堪的是有一

天,我动作敷衍,该蹲的架势没蹲到底,该抬手时只举到胸前,儿子突然学着我的样子比划了一下,然后歪着头问:“爸,你这是打太极,还是在赶蚊子呀?”

我一时语塞,脸上有些发热。

真正让我警醒的,是个周末的早晨。前一晚加班到深夜,我实在不想起来,便在床上赖着。儿子推门进来,手里端着水杯,认真地问我:“爸,你今天不练了?”我含糊说太累,歇一天。他点点头,转身走了几步,又回头说了一句:“那你昨天还跟我说,做事情要坚持,一天都不能断。”

那句话像一根小针,轻轻扎了我一下。不疼,却让人清醒。我愣了几秒,翻身起床,走向露台。儿子见状,脸上露出那种“计谋得逞”的狡黠笑容,又趴在门框边看。那天我打得格外认真,每个动作都做到位,因为我知道,门框边那双眼睛,比任何监督都管用。

后来我想明白了:露台是我晨练的地方,也是儿子观察我的窗口。我以为自己在锻炼身体,其实也在无意中“锻炼”着他对坚持、自律和诚实的理解。大人常常对孩子说一套,自己做另一套,还总觉得孩子不懂。可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,他们不声不响地看着,记着,然后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,轻轻点破你的漏洞。

如今我依旧每天去露台晨练,动作越发标准,时间也从不缩减。儿子不再趴在门框边了,他忙着早起读英语,但我们各自都在自己的“露台”上,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。偶尔我余光扫过客厅,会看到他背单词时挺直的脊背——那姿势,竟和我打太极时的站桩,有几分相似。

我想,这大概就是最好的教育:不必多言,你认真了,他自然就懂了。露台上的每一招每一式,都是说给他听的无声的话。 [山东·济南] 魏世通

母亲迷上的不仅是短剧

母亲迷上短剧,应该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。起初我并未在意,只当她闲来无事寻个乐子。直到那次回家,见她和我父亲举着手机靠在沙发上,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笑意,厨房里锅灶冰凉,我才惊觉事情有些不一样了。

“爸,妈,你俩都没吃饭呢?”我放下包问道。她如梦初醒,慌忙起身:“哎呀,就一集,看完就做。”那一集之后还有一集,等我们吃上饭,天已黑透了。饭桌上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剧情,说那女主角如何受了委屈……讲着讲着她眼圈泛

红。我忍不住笑她:“看个短剧还当真了。”她却正色道:“你不懂,这里头讲的是人情世故。”

上周我半夜起来喝水,看见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,透过门缝,见她戴着老花镜,手机凑得极近,屏幕上光影闪烁,映着她专注的侧脸。她大概以为我睡了,轻轻说了一句:“要是你外婆还在就好了,她最爱看这样的故事。”我愣在门外,鼻子一酸。

原来母亲看的不只是短剧。那些家长里短、悲欢离合,那些她年轻时没来得及细品的人情冷暖,都借着小小的手机

屏幕重新活了过来。她跟着哭跟着笑,是在替自己的岁月补一场酣畅淋漓的戏。而她说“要是外婆还在”,我才明白,母亲也是一个女儿,也有她想分享却再无法分享的人。

那天之后,我不再劝她少看手机。偶尔回家,还主动问她:“最近有什么好剧?给我推荐。”她便来了精神,从第一集说起,情节人物熟稔得像讲自家故事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,落在她花白的鬓角上,她讲得投入,我听得认真,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什么温柔的东西拉长了。 [广东·开平] 谭梓健

暮色菜畦 相伴流年

父亲正忙着翻那几畦地。他手里那把铁锹,木柄被汗水浸得油光发亮,锹头卷了刃,粘着半湿的春泥。他抿着嘴,眉头微锁,眼神专注地盯着脚下的土地,那神情像是在雕琢一件宝贝。

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溜到了墙角,抄起那把她专用小铲子,猫着腰,踮着脚尖,像只准备偷食的小猫,悄无声息地绕到了父亲身后。她憋着气,腮帮子鼓鼓的,一双大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目标,嘴角忍不住往上翘,忍着不笑出声。

没见她怎么使劲,小铁头“啪”地一下,轻轻扫过父亲裤腿。

父亲猛地回身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那张严肃紧绷的脸瞬间舒展开来,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两朵花。这一下可好,菜畦成了他俩的战场。父亲在前头佯装追赶,步子迈得老大,却总也追不上那团灵动的影子。女儿笑得前仰后合,两只小辫子在阳光下甩得像拨浪鼓,脸蛋红扑扑的,像熟透了的苹果。新翻的泥土被踩得乱七八糟,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,大的稳重,小的俏皮。

天色渐渐暗了。那两把铁锹就这么靠在墙边,一大一小,像一对守着日子的老伙计,在暮色里,泛着温润而踏实的光。

[福建·平和] 游贵阳

老伴为我理发

我退休后,老伴也告别三尺讲台。我们的生活终于放缓节奏,安然享受养老时光。

在职时工作紧凑,理发只能挤午休时间匆匆赶往理发店,排队奔波十分不便。退休后,老伴提议在家为我理发,我当即网购了电推子、梳子等全套工具。刚开始她手法生疏,握着推子格外谨慎,一遍遍梳理比对,细致修整鬓角与后颈,生怕修剪得参差不齐。偶尔失手剪得过短,她便面露歉意,我总会对着镜子宽慰夸赞,给她增添信心。

寒来暑往,一月一次的居家理发从未间断。小小的客厅便是简易理发店,她系好围布,我静端庄坐,伴着推子细碎的声响,我们闲话家常,畅谈三餐烟火、邻里趣事与养老感悟。经年累月下来,老伴早已摸清我的喜好,手艺愈发娴熟,分寸拿捏恰到好处。

再好的专业理发师,也抵不过枕边人细致入微的惦念。一把推子,一把木梳,剪掉的是丛生白发,留存的是朝夕相伴的脉脉温情。 [黑龙江·哈尔滨] 邢希强